

孽缘千里

黑
马著



ANHUI WENYI CHUBANSHE

安
2011

孽缘千里



孽缘千里

黑马 著

责任编辑:岑杰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50,000

版次: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30-3/I·1422

定价:1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第一章	狂 欢		1
第二章	孽 缘		47
第三章	流 浪		96
第四章	欲 念		157
第五章	情 恨		196
第六章	情 梦		223
第七章	情 结		281
尾 声	烟 柳		308
跋	北 河		314

第一章 狂 欢

1992年，初雪。

雪霁，天穹幽远清澈，连空气都凝成了透明的蓝色。古城北河看似一块淡蓝的玻璃镇纸。

这个雪后的黄昏时分，吕峰攀着树干登上古城墙的废墟，心中蓦地生出古人站在崖畔上俯视一川流水时的感觉——逝者如斯！他竟有十好几年没来这段古城墙了。依然是那段古城墙，满目疮痍的巨大灰砖垛起的屏障。城墙头上依然是那条无数双脚踩实的土路；依旧是一棵棵似乎十几年未长分寸的矮树；依旧是一片片白雪，似乎十几年未化；依旧是一片片干黄的草丛，在等待春的荣华。小时候读一些写这座古城三四十年代抗日的小说，心中旷旷的，每行字都唤起一串联想，似乎那里头说的是另一个城市，一个遥远飘渺的城。可是书中提到的城墙和街道又确是真的，只是那令人神往的古城墙早在他出生前几年就扒了，只剩下这么几百米，据说因为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散过步的地方，才保留下来，当了公园和体育场的围墙。小时候常来这段旧墙上，想象书中的男女主人公们怎样在这里交接情报，怎样在这里一边干地下工作，一边爆发着男女之间的爱情。毛泽东是怎样独立

秋风中扫视着脚下的古城。有时想着想着心头竟要发酸，眼里会溢出泪水来。北河，有着怎样传奇般的过去啊！心目中映出的是黑云压城的黄昏，一片荒郊野地中兀立着一座黑森森的城池，那火烧云下有无数个鲜活的生命在来去匆匆行云流水般地上演着瑰丽的史诗剧。无数个青春男女，热热烈烈地活，壮壮丽丽地死，古城上空激荡着浓郁的生命气浪。而现实中的它却是那么平平常常，毫无生气。于是他常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回到过去，让时光倒流几十年！他自己就是那热热烈火爆生命的一部分，闹学潮、罢课、手挽手冲上大街面对警察的水龙头高歌着。有时就那么一下午一下午地幻想，看着脚下的一城矮房子和小街幻想。是的，那曾经经历过的过去是最不堪回首的；而那未曾经历过的最近的过去却是最为迷人的，甚至比可预测的最壮丽的将来更迷人。

儿时住过的那条阴气逼人的胡同，几座高门大宅，透着往日沉重的辉煌。可那几进大院子早让人住得一片狼藉。十几个三代同堂之家胡乱挤住，原来的雕梁画栋和木刻花门早已是面目模糊，连门口的大石狮子也早就断头折臂。人们在那里毫无感知地过着，没人欣赏那些过去的美。1978年上了中山大学以后，突然萌发出想了解一下故乡的冲动，去图书馆查找资料才发现在故乡北河的名下有半厘书卡。一本本查下去，方知这座已衰败的古城竟有一千多年的城史，是清代的北河总督府所在地。那时的北河，曾经清水绕城，古寺林立。而吕峰儿时日夜梦想逃出的那座阴气森森的朽败朱门大宅却原来是清代的两江学堂，后来驻过本省最早的报社，曾经车如流水马如龙。

那一刻就想考证下一座名城血气渐渐虚竭的因由，可现实中的大千世界对一个20出头的学生诱惑力太大了，很快就去忙什么讲演比赛，忙着考“托福”，考EPT，又忙于分配争个肥

缺，便把这座故乡古城忘干净了。现在重上这城墙，吕峰仿佛又变成了那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儿，心中怅怅的，很感到些寂寥。那正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时候。

儿时从这里望这城，恍恍惚惚觉得那是一只玻璃“镇纸”，随时都可以伸手拿来把玩的。从城墙上甚至可以看清街上的行人，看到一格一格的小院落，看到人们在院中出来进去过日子的身影。可现在却看不到了。北河城长高了，横七竖八地新起了无数座千篇一律的红砖宿舍楼，使原先那种棋盘似的小城格局彻底乱作一团。北河似乎是变丑了。可吕峰的理智告诉他，这种丑是一种向美蜕变的开始。就像春天手上要脱皮一样，脱皮时分的手是最丑陋的，像长了疥癣一般，可一旦脱光，那下面呈现出的将是一双崭新的手。

他开始感到心情舒畅了许多。北河人终于要告别那种大杂院儿，住上方便净洁的单元房了。而十几年前这曾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必为那个曾经简朴单纯的美丽城池怀旧，那毕竟是少数人的审美需求，现实中没人需要它。这一片片杂乱无章面目呆板的红砖楼毕竟是小城人的企盼所在。人只能解决他能解决的问题。或许一百年二百年后人们会想起那个苍凉美丽的北河，会花巨款修一座纪念馆，甚至建起一个小城的复制品，住到那艺术品般的空调平房四合院中去。二百年时间，够吗？

那时吕峰最大的渴望就是逃离那个鸡飞狗叫的庸俗大杂院。小小的心中他似乎也懂，如果那一进院子只住一户人家，那将是最开心的事了，给他一座楼也不换！他跟爸爸妈妈去过那样的院子，是大官的家，好宽敞漂亮，好清静。院中有自来水龙头，屋里厨房厕所齐全。他最怕的是冬天去街上上厕所和上街去挑水。最盼望自己家中有自来水有厕所。

旧北河城里也有几座楼，最高的是一座6层楼，简直让吕峰着迷，常常仰视着它，一遍又一遍地数，想象楼里人上厕所冲水的惬意样子，想象人家在自家中洗衣服，脏水顺管道流走的样子。而自己家却要一桶桶往街口的下水道上拎脏水。

挑水是最苦的差事儿，他12岁就开始挑水了。一条街一个水龙头，冬天水管周围冻起一座小山包来，水池子竟成了一口二尺来深的冰井。开春冰化了，胡同口就化成了一片泥沼。夏天又闹缺水，为照顾农民浇地，市民的水就三天两头地停。半夜里会听见有人喊“来水了！”家家户户就拎着笤去接水，满街像过节一样热闹，一闹到天明。后来人们就自动地用桶来排队，一排排半街筒子。夜半时分，每家派出一个人来看桶，大家便坐在扁担上聊天等水。有时等一宿仍不见来水，大家就留下水桶排队。常常有人趁别人不在时把自家的水桶加塞进去，被发现后轻的招一顿臭骂，骂急了就抡起扁担开战，直到打得血肉横飞拉倒。常常是为了排队接水邻里结仇，于是战事不断。谁家男人多谁家就称王称霸。记得对门院里的李家，一气儿生了7朵金花，第8胎又是个女娃，李婶儿便无地自容地哭。因为她的丈夫为排队接水跟人打起来，左眼给打瞎了，婆婆让人家把头发一把把带着血给薅了下来。她立志要生男孩将来能为家里报仇，可连生8胎全是女儿。那天丈夫又让人欺负了，打得头破血流被拖回家。李婶一气之下，怀里抱着女儿，招呼上7个女儿奔向那欺负人的家里，一路哭嚎着骂上门去，引得满街人跟随而来看热闹。吕峰看到她抱着孩子跪在那家门前，狠狠抽着自己嘴巴子，哭天喊地叫着：“是我没本事生不出儿子来，才让你们这么欺负啊！我下辈子非生8个儿子不行，非报了这仇不可！有种的出来就打死我算了，反正我活着也没用。”那家四五个男人就出来拖她走，她的7朵金花一涌而上抱住那家男人们的腿大哭小叫。这时李家男人捂着—

脸的血跑来，掀起自家女人，大骂“丢人现眼”，随后冲那家人恶骂：“今天是最后一回，我让人欺负够了，下回再有人敢动我一指头，我让他全家见阎王去！”那家人冷笑着：“瞧你那尿×样儿！再闹，把你右眼再打瞎了。”说着上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把李家人打出门去。满街人发出了愤愤不平的声音。几天以后，半夜里人声鼎沸，说是杀人了。原来是李家男人揣了菜刀摸进了那一家，黑暗中乱砍一气，最后一刀抹了自己的脖子，抱住那家一个女人而死，并且是身上一丝不挂。从此这家就剩下干巴巴10个女人。让人乱砍一气的那家倒没死一个人，却一个个脸上身上留了疤痕。从此李家女人再没发出过笑声，那一家男人也再不敢欺负人了，臊眉搭眼地出出进进。那地方可是清代的两江学堂，住过大学者的。早没了风雅，连雕花雨廊都搭成了鸡窝和兔窝，窝门用的是雕花镶板。

最令人恐怖的记忆是“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满城的枪林弹雨，很有点像现在的中东贝鲁特。一派对另一派总部的攻击往往是在黑夜里发起，一阵枪声大作，夜空中便如同放礼花般流曳起枪弹划出的根根红线。一夜激战后，第二天一早便有高音喇叭宣告什么什么总部被拿下了。不久又会有巨大的哀乐轰鸣，唱起毛泽东那首诗《我失娇杨君失柳》，当哀乐播放，那个曲子谱得十分催人泪下且总有阴曹地府的鬼魅气，让人不敢多听。伴着哀乐的是激奋的口号声“为革命战友报仇！”

这院子里的人算老实的，一听枪响便全躲在家中，甚至用湿被子捂上纸窗户，严防流弹打进来误伤。可怎么也想不到这院子里会出人命。

那是个刚落过雪的下午。雪一停，西边就红嘟嘟地露出个圆日的头。刚才夹着北风和鹅毛雪嗖嗖的枪声和大喇叭里的喊叫都停了。这时南屋的王奶奶开始一家挨一家地叫人去她家，她

家臊儿要办喜事了。兵荒马乱的，王奶奶说，就不办酒席了，请街坊四邻的吃吃喜糖就算那么个意思了。

发过喜糖臊儿叔说要放二踢脚喜庆喜庆，就一支支地放起来，噤——嘎，这直入云霄的炮声听起来格外清脆。

本来臊儿连放几支后是要回屋去的。就在他转身时，小吕峰又递上一支说“臊儿叔，还剩一支。”臊儿就顺手接过来，插在雪里用烟头儿点了。点燃后却只见药捻儿哧哧不见炮响。臊儿等了片刻就拿起它来骂着：“坑人的小贩儿太黑心了，他们往纸里裹砂子卖。他妈的！”说话间那罪恶的东西在他手中响了，臊儿应声倒地，那第二声闷响响在地上。人们眼前一红，顿觉喷了一脸热汤，睁开眼全都大叫一声“妈呀”。臊儿的脑袋早就炸烂了。原来是二踢脚从他眼里钻进脑袋炸开了。吕峰一直有一种负罪感，似乎是他杀了臊儿一样。

院里老臭家的媳妇同样教人难忘。她刚从附近的农村里来嫁给老臭时，还是个土里土气不开眼的村姑，家里穷，让人说合着嫁给了缺心眼儿的老臭，进城后天天叼个馒头当零嘴吃，没出半年这个叫俊改的女人老臭家的老臭媳妇就变得如同发面馒头一样又白又胖了，浑身的肉眼瞅着拘挛拘挛地颤悠起来。就这样一个胡吃闷睡风长膘的女人，闹起“文革”来竟成了那个“革命煤球厂”的武斗女将，能双手打枪，号称双枪老太婆。从此院子里极少见到她了。偶尔回来几回也是前呼后拥着让大小伙子们保护着，老臭哥家一家子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全院子的人背后里指指戳戳，损老臭是个阉了的男人，尿鸡巴一个，连老婆都管不住，那俊改在外头能老实着？怕是早让老臭当了几百回王八了。为此，老臭他妈人前人后也在讲俊改让老臭丢尽人了。1968年过五月节，俊改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大呼小叫着说是刚从北京开会回来，中央首长接见了他们两派的头头，为他们讲和。那大会堂真

叫大，比咱们的体育场地界儿还大，一进去就犯迷糊。天安门广场从这头看不到那头，就跟割了庄稼的大田一样敞亮，能盛一百万人，咱们全城的人都去了也才够塞满一个小角儿的。

可到了半夜老臭家屋里就闹翻了天。吕峰让叫喊声吵醒，屋里已空无一人。他披了衣服跑出院子去，外面正是一片喧闹鼎沸。老臭家屋里传来“啪啪”的声音，每响一声，就听俊改尖嚎一声，伴随一声“我操你妈，老臭！”越骂那“啪啪”声响得越密、越脆。是老臭在用皮带抽他女人。“你服不服？见了中央首长就不想当我老婆了？”“你脏，你臭，我跟你离！”“啪啪”，又响起鞭子声。“你没离，就是我的，先打死你，让你逞能！”“操你妈，老臭！老几巴两口子，你们就不管他呀，你们不得好死！”老臭他父母一人手拿一根绳子，说着“丢八辈子人了”要找房梁上吊。人们一边拉着老人一边砸门，说再不开门就撞进去绑老臭了。

房门哗啦一声给撞开，黑暗中冲出两条白影，纠缠一起撕打着。人们拥上去，分不清的男女在分不清男女地胡抓挠着企图把那一团男女肉体分开。好一阵子混乱，终于光溜溜的老臭被人从中摘了出来，那边俊改早让女人们推回屋去。骂声仍然不断。

人群仍然不肯散去。天麻麻亮了，似乎半街筒子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识文断字儿的父母在文文雅雅地劝人们回家去，可没人动。老臭他妈终于忍无可忍，抄起扁担，轮圆了扫荡起来，边舞边叫：“王八蛋操的你们还没看够啊！回家脱了衣裳对着看去！”她披头散发，衣衫零乱，飘飘然然，好一个老妖怪。她旋着扁担，嗖嗖如哨，赶得人们抱头喊妈，水泄不通地往大院外面涌，可外面的不知出了什么事，还在往里挤着想看热闹，那人群立即挤成了疙瘩拧成了麻花。“老臭他妈杀人了！”又一群人叫着视死如归地去抱住那个老婆子。

院子里终于静了，地上拉拉下一片大小男男女女的布

鞋拖鞋。老臭他妈咣当关上院子大门，“扑通”下一头栽到地上，顺嘴角流血。

后来俊改就让厂里的一群壮汉用汽车接走了，一连数月不着家。院子里着实太平了些日子。可忽然有那么一天汽车笛笛作响，俊改让人送了回来，浑身油垢，面如锅底，头发披散着，一绺子一绺子粘粘糊糊。她走起路来一拐达一拐达的，一条腿直不楞登不打弯儿。再看她的双眼，是直的，像是换了假眼珠子。

据说是她那一派让对立面打败了，她给抓去当了俘虏，给糟踏惨了，还打折了腿。

俊改疯了。经常半夜又哭又嚎。老臭就往死里打她，一打她就哭，不打了，又笑。闹得满院子不得安宁。人人劝他们把俊改送疯人院，可老臭坚决反对，说他丑，再也寻不上媳妇了，不能送俊改走。一院子的人没办法，渐渐也就习惯了俊改的哭闹声。

这样闹了些日子，那屋里居然不闹了。俊改开始满院子乱吐。老人们说她有了。不久俊改真地大了肚子，整天捧着肚子嘿嘿傻笑，死吃活吃，又像刚来时一样嘴不拾闲儿，抓住什么吃什么，开始猪一样上膘儿。生下孩子后便一刻不离地吊在脖子上东游西晃，那孩子永远伏在她胸前叼着一只大奶子咂着，吃得俊改大笑不止，前仰后合。孩子吃一边，她就用手挤另一边，白花花的汁子成一条直线滋出来。

这样幸福的一个人，却又被老臭半夜打得鬼哭狼嚎，据说是她又“不要”老臭了。最后被老臭家赶到自家搭的一间小杂货棚里去住。

俊改依旧幸福地胸前吊个孩子，孩子叼着奶，娘儿俩没事人似地走街串巷，居然也走不丢。几次天晚了不着家，都说丢了，全院人骑着车满城寻个遍寻不着，半夜里俊改会在院子外面拍打大门。

可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俊改怀中的孩子招了密密麻麻一群绿豆苍蝇，死孩子已臭不可闻。全院子的人为此几天没了胃口，都没像往常那样在院子里摆地桌吃饭。大家一致敦促老臭家送俊改进疯人院。这次老臭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唉，挺好的一个女子，圪蹴在大山沟子里头，准不会出这种事儿。

那个大院子，文革前很是敞亮，前后两个套院，紧里面是个后花园。最早是清代两江学堂，后来驻过北河报社，很雅致。不过，比起大街上吴佩孚家那个黑漆门雕花雨廊高石级大宅第来，这院子要逊色不少。一解放，这些院子全住上了受苦的劳动人民，吴佩孚那个青门大宅盛人最多，住了好几十家。不过吕峰家这院子在“文革”前还是很体面的，光溜溜的灰砖漫地，家家儿门前有二三磴青石台阶，东西南北整整齐齐的套房，虽说住了十几户人，也不显挤。一闹“文化大革命”，随着家家人口疯长，院子也忽地疯长起来，家家用碎砖在门前垛起小破屋子，做饭住人盛杂七杂八，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粗粗细细把好好的院子挤得只剩一条地道似的小窄缝，十分惨不忍睹。为了谁家借了谁家的后山墙，谁家房檐往谁家房顶上流水，谁家小屋遮了谁家窗户光线，就会打得你死我活，拆个稀里哗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吕峰变得爱看热闹凑热闹希望出点热闹，邻里一吵他就巴望他们骂起来打起来，骂各式各样的脏话，对打，揪头发咬手指头大棍子大砖头瓦片飞舞把家中砸个稀巴烂打死一个少一个，他和弟弟会在屋里横蹦乱跳，像跳大神的一样，嘴里不住地叨念“打，打！往死里打！”直到被爸爸一脚踹趴下为止。那一院子人！

爸爸升了科长，吕峰家终于搬出了那条胡同，住进了市政府

的一座楼里。一开始吕峰很难受，总爱扒着阳台的栏杆往下看那一条条战壕样的胡同。他无法忘记那破胡同里的事。王家垒了一座小房子，刘家为了省去一堵墙，就借王家的后墙也用碎砖头垛起一间来。王家不干，就打上门去，把刘家的小房子推倒了。又是一场血战。刘家姑姑的手指头让王家姑姑给咬了下来，水缸也砸烂了，满地流着血水。

“爸！”吕峰那天忍不住说：“你们这些官都是管什么的？你整天忙什么？为什么不把破胡同变变样？”

妈说：“爸才是个芝麻官，能管什么事？市长都管不了，你爸算老几！”

可吕峰知道爸爸那个科长官不算小。家里总有人来来去去，求他办事。七几年时他是“知青办”的一个科长，管着知青病退和招工的生杀大权。家里储藏间几乎快成副食品仓库了。那年头老百姓们送不起什么，逢年过节猛送月饼槽子糕之类，顶多送上两瓶茅台酒。家里的月饼从八月十五开始一吃两个月，哈拉发霉后全扔掉。这辈子一提月饼吕峰就想吐。这些年在广州从不吃月饼，人家送他百十块钱一块的他也懒得去吃。后来时兴送绸子被面送半导体送什么工业券自行车票。现在倒是文明了，一包茶叶里藏一笔钱，比什么都轻，也不占地方。

这样的富贵人家往往会出个把叛逆，就像当年大资本家的儿女有的毅然“弃暗投明”奔赴了共产党的根据地去革命一样。吕峰从小住在大杂院中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上了学又是和穷孩子们在一起，却被同学们称作“九弟”，知道是“花天酒地”的意思，很不好受。渐渐厌恶了自己的家。上中学与李大明成了好朋友，被那个普通的中学教员之家迷住了，便常常去李家，同大明一起看书下棋聊天，吃那家普通玉米面菜团子和稀粥。和父母却是越来越生分，令父母感到莫名其妙。大明家住在在一个破烂的四

合院中。吕峰拉他到自己家中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然后偎在暖气旁吃家里的“贡品”。大明常常会突然沉下脸，默默地告别。吕峰知道大明的心受刺激。以后他不再邀大明来，只到大明家去，一起围在火炉边看书下棋，吃炉台上烤的白薯，吃烤得焦脆的玉米面饼。那天读《王子与贫儿》，吕峰禁不住说：“咱们俩没准儿也是让人给换了个儿。你应该有一个舒服的家。”

天色暗了下来，清冷冷的城开始亮起一星星灯火。吕峰走下旧城墙，蹚着田野上的雪朝护城河边上母校平原中学走去。就在那里见到昔日的同学们了，有的整整16年没再见过面。十几年了，一晃30多了，再来这儿像是凭吊一座坟墓又像是迎接久别的恋人。16年，那些同学都叫什么名字？有时看着合影怎么也想不起来的人名儿会在梦中突然出现，好生奇怪。自从考上遥远的中山大学，就发誓不再回这个小地方来。这些年走南闯北，每回来一次，住上二天就奈不住要走。可一上了火车马上又难过起来，眼巴巴看着故乡渐渐远去，闭上眼又梦见那一串串的胡同和大杂院，在梦中又开始操起那口久已不用的家乡腔儿跟别人说话，甚至跟外国客商说话。

快到了，看到了母校的侧影了。原先的平房校园里新起了两座楼，它也长高了。

竟有点激动，一激动就犯老毛病。好在天黑了，就在地里上一次肥吧。

蹲下去看四周，觉得人似乎在雪浪上沉浮。田垅儿一波又一波，浩浩荡荡地汹涌着。没带纸，随手刨开积雪扒出一块冰凉凉的土坷垃抹几下拉倒。学农时老农教过这法儿，说土能治痔疮，手上破了口子捂上一把干土也能止血。吃土还土，土是人的根本。人这物件儿，没劲，折腾一辈子，老来恹跄着赖几儿不知咋个

死法儿。最可怕的是半身不遂，倒不如得个暴病儿，一蹬腿儿与世长辞，省得自己受罪别人也跟着受罪，天天人家咒你，你死了人家当人面假哭，回家关上门全家皆大欢喜。没劲，苦巴苦拽地折腾什么呀，人！其实人人在盼别人为自己腾地方。

吕峰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平原中学走去。今天的聚会非同寻常，是95班同学16年后第一次聚会。16年，许多人竟是16年中一个照面都没打过。自打1958年“大跃进”成立了平原中学，一班一班排下来，排到吕峰他们班，初中排了95个班，高中排了62个班。又过了20年，怕是排到二百班了吧。16年，这是个让人心里起急的数字。好像从幼儿园开始盼长大，一直盼到16岁，那是段漫长的令人失去耐心的时光。可这后16年怎么那么快啊？我们都干了些什么？16年就过去了。如果不是志永他们提出今年回来聚聚，还没功夫去想过去了多少年。这些年南北奔波，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真是心力交瘁，煞有介事地混迹生意场，难得有闲心去想想16年前的事了。突然要与同学们相聚，倒觉得时光一下倒流16年，人又成了当年那个人称“小军师”的样子。

似乎也想过回来同大家聚聚，但很快就否定了这个庸俗透顶的想法。深怕人家说自己是衣锦还乡。这个从心里厌恶的乡，有什么可还的？又何必衣锦而还？倒愿意在这样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故乡的雪野上悄然走走，再悄然归去。

“吕峰！”一声粗叫惊醒了他的沉思，不知不觉已走近母校的后墙了。

在手电光下一一相认后，就是一通儿捶胸拧耳朵和脏话对骂。这样才亲切，儿时的习惯。

“我操，猫这儿吓我一跳，想吓我个半身不遂是不是？”他立即改用家乡话了。

“黑咕叽的，胡思乱想什么呢？你还知道回家来呀？赚钱赚晕了吧？怎么不坐出租车？我们一直眼巴巴盯着马路上的汽车来着，谁知道你摸黑儿从野地里摸过来了。”

“赚他妈蛋！别听他们胡鸡巴侃。再说了，你再怎么有钱，回咱们学校来，也得走着来呀。当年咱们天天十来里地走二个来回上下学，怎么走来着？抄近道儿时还不是钻棒子地？”

“行啊，吕峰，没忘本，够哥们儿！”

“你小子放着中央级出版社的编辑不好好干，下海发大了吧？一会儿倒腾黄书，一会儿倒腾电脑，快进去了吧？”

“我操，我要有进去的本事还认你当哥们儿呀？怎么样，哥儿几个跟着志永干，快成了地头蛇了吧？”

“瞎鸡巴混呗，哪儿能跟你比，大学生，走南闯北见大世面。当年就看出来你有大出息。”

“上大学有鸡巴蛋用，”吕峰轮流敬着烟说，“大学毕业挣几个钱了？我他妈在北京一混八年，说起来混了个中级职称叫编辑，可活得跟孙子似的。要不怎么没招呼弟兄们去住住玩儿玩儿呢，30岁那年，还跟人家合住集体宿舍呢。”

“嗨，那不一样，再怎么着那是皇城不是？人尖子都奔那儿了，房子就紧巴呗。”

“扯鸡巴蛋！什么他妈人尖子。没个靠山，越人尖子在北京越受憋屈。你得能拍会溜，咱死要脸不干那个，到头儿来倒显得咱傻×了。就说跟我住一屋的那小子，都翻译好几本书的青年翻译家了，两口子单位全在北京，硬是没房结婚。一到礼拜六就挤我上别人屋搭行军床，俩人热乎一宿，真招人烦。”

“你也领人来呀！”

“我操，跟人家叫板呀？我们筒子楼上熬不住的，就两对儿睡一屋，大方着呢。你们不知道，外地大学生分进北京去，且熬日子